



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新編元稹集 九

〔唐〕元稹原著 吳偉斌輯佚 編年箋注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新編元稹集 九

〔唐〕元稹 原著 吳偉斌 輯佚 編年 箋注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 秦 出 版 社

新編元稹集第九冊目錄

元和十二年丁酉(817)三十九歲(續)

- ◎閬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五月) 4279
- 遊雲臺山記(五月或稍前) 4282
- ◎得樂天書(五月) 4283
- ◎酬樂天書後三韻(五月) 4288
- 答樂天與微之書(五月) 4293
- ◎瘴塞(六七月間) 4294
- ◎通州(夏秋間) 4298
- ◎酬樂天得稹所寄紵絲布白輕庸製成衣服以詩報之(七八月間) 4303
- ◎紅荊(十月) 4308
- 酬樂天題詩屏風絕句見寄(冬天) 4311
- ◎賀誅吳元濟表(十一月十日後數日) 4313
-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十一月十日後數日) 4319

元和十三年戊戌(818)四十歲(一〇三首)

- ◎上門下裴相公書(二月間) 4328
- ◎二月十九日酬王十八全素(二月十九日) 4365
- ◎寒食日(寒食日) 4368

◎酬樂天聞李尚書拜相以詩見賀(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七日間)	4371
◎連昌宮詞(三月底至四月上中旬間)	4378
▲連昌宮詞自注(三月底至四月上中旬間)	4430
◎喜李十一景信到(四月十日)	4432
◎與李十一夜飲(四月十日夜)	4435
◎贈李十一(四月十日或十一日)	4440
◎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444
◎酬樂天醉別(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17
◎酬樂天雨後見憶(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21
◎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24
◎酬樂天見寄(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39
◎酬樂天寄生衣(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43
◎酬樂天武關南見微之題山石榴花詩(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46
◎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49
◎酬樂天赴江州路上見寄三首(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52
◎酬樂天寄蘄州簾(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63
◎酬樂天見憶兼傷仲遠(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70
◎酬樂天春寄微之(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76
◎酬樂天嘆窮愁見寄(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81
◎酬樂天三月三日見寄(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85
◎酬樂天頻夢微之(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587
■酬樂天重寄(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591
■酬樂天微之到通州日(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598

■酬樂天雨中携元九詩訪元八侍御(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599
■酬樂天藍橋驛見元九詩(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0
■酬樂天韓公堆寄元九(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1
■酬樂天編詩成集戲贈元九(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2
■酬樂天見紫薇花憶微之(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4
■酬樂天山石榴寄元九(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5
■酬樂天春晚寄微之(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7
■酬樂天感秋懷微之(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8
■酬樂天感逝寄遠(四月十一日或十二日)	4609
■酬樂天夢與李七庾三十二同訪元九(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4610
◎酬知退(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間)	4612
◎通州丁溪館夜別李景信三首(四月十二日夜)	4614
◎夜別筵(四月十二日夜)	4621
◎別李十一五絕(四月十三日早晨)	4624
◎寄樂天(無身尚擬魂相就)(四月中下旬)	4629
■酬楊巨源見寄(四月)	4632
◎報三陽神文(九月十四日)	4634
◎告畚竹山神文(十一月初)	4639
◎告畚三陽神文(十一月九日)	4651
▲通州猶似勝江州(秋冬)	4669
◎和東川李相公慈竹十二韻(十一月)	4671
◎蟲豸詩七篇·并序(冬季)	4679
◎蟲豸詩七篇·巴蛇三首(冬季)	4690
◎蟲豸詩七篇·蜾蜂三首(冬季)	4701
◎蟲豸詩七篇·蜘蛛三首(冬季)	4709

◎蟲豸詩七篇・蟻子三首(冬季)	4718
◎蟲豸詩七篇・蟆子三首(冬季)	4726
◎蟲豸詩七篇・浮塵子三首(冬季)	4734
◎蟲豸詩七篇・虻三首(冬季)	4740
◎和樂天夢亡友劉太白同遊二首(四月十二日之後的本年)	4747
◎和樂天尋郭道士不遇(四月十二日之後的本年)	4752
◎和樂天送客游嶺南二十韵(四月十二日之後的本年)	4757
◎酬東川李相公十六韵(十二月十二日至年底間)	4772
◎三兄以白角巾寄遺髮不勝冠因有感嘆(十三年)	4787
◎寄晏嵩寂三上人(十三年)	4792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宿雲亭(十三年)	4795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隱月岫(十三年)	4802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茶嶺(十三年)	4804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梅溪(十三年)	4805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流杯渠(十三年)	4807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盤石磴(十三年)	4808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桃塢(十三年)	4809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竹巖(十三年)	4811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琵琶臺(十三年)	4812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胡盧沼(十三年)	4814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繡衣石榻(十三年)	4815
■和韋侍講盛山十二詩・上土瓶泉(十三年)	4817
■酬樂天昔與微之在朝日因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 追尋前約且結後期(十三年)	4818
■竹枝詞三首(十年至十三年)	4820

元和十二年丁酉(817) 三十九歲(續)

◎ 閬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一)①}

憶君無計寫君詩，寫盡千行說向誰^②？題在閬州東寺壁，幾時知是見君時^③？

錄自《元氏長慶集》卷二〇

[校記]

(一) 閬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本詩存世各本，包括楊本、叢刊本、《萬首唐人絕句》、《全詩》，未見異文。

[箋注]

① 閬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這次是元稹少見的主動唱和白居易，白居易隨即有《答微之（微之於閬州西寺手題予詩，予又以微之百篇題此屏上，各以絕句報答）》：“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 閬州：地名，地當今四川閬中市。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六：“閬州……唐武德元年改爲隆州，領閬中、南部、蒼溪、南充、相如、西水、三城、奉國、儀隴、大寅十縣……先年元年，避元宗諱改爲閬州，取郡西南閬山爲名……天寶元年改爲閬中郡，乾元元年復爲閬州。”杜甫《閬水歌》：“巴童蕩槳鼓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李商隱《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一：“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若到閬中還赴海，閬州應更有高樓。” 開元寺：寺名，唐玄宗開元年間，令天下州

郡各建一大寺，即以年號“開元”爲名，閬州的開元寺，即是其中之一。《舊唐書·玄宗紀》：“（天寶三載）夏四月……敕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賈島《夏夜上谷宿開元寺》：“詩成一夜月中題，便卧松風到曙雞。帶月時聞山鳥語，郡城知近武陵溪。”張喬《宿昭應》：“夜憶開元寺，淒涼里巷間。薄烟通魏闕，明月照驪山。”寺壁：寺廟壁畫。謝赫《古畫品錄·第四品》：“〔蘧道潛、章繼伯〕並善寺壁，兼長畫扇。”姚最《續畫品·解蔣》：“全法章、蘧，筆力不逮，通變巧捷，寺壁最長。”舊時，廟中的寺壁可以供文人題詩作畫，習以爲常。題：書寫，題署。劉義慶《世說新語·方正》：“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杜甫《弊廬遣興奉寄嚴公》：“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這裏是指元稹把白居易的詩篇題寫在開元寺的牆壁之上，以慰藉自己對白居易的不盡思念。

② 憶：思念，想念。《樂府詩集·飲馬長城窟行》：“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韓愈《次鄧州界》：“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更憶家！”君：連同後面的詩句，詩中共出現三次，均是指白居易。白居易元和十二年《與微之書》：“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由此可見白居易對分別已經三年、不通音訊的元稹的思念。元稹在返回通州途中在開元寺東壁題寫白居易的詩篇，正說明元稹對白居易的思念之情不亞於白居易。無計：沒有辦法。岑參《水亭送劉顥使還歸節度得低字》：“無計留君住，應須絆馬蹄。紅亭莫惜醉，白日眼看低。”戴叔倫《題友人山居》：“四郭青山處處同，客懷無計答秋風。數家茅屋清溪上，千樹蟬聲落日中。”千行：一行又一行。齊澣《長門怨》：“宮殿沈沈月欲分，昭陽更漏不堪聞。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



君是恨君。”顧況《傷子》：“老夫哭愛子，日暮千行血。聲逐斷猿悲，迹隨飛鳥滅。”這裏極言詩句之多。

③ 東寺：位於閬州東部地區的一所寺院，名稱不一定稱作“東寺”，當時各地都有名稱爲“東寺”的寺院。孟浩然《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寺以詩寄之》：“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谿。聞君尋寂樂，清夜宿招提。”白居易《留題開元寺上方》：“東寺臺閣好，上方風景清。數來猶未厭，長別豈無情？”幾時：多少時候。劉徹《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韓愈《祭十二郎文》：“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什麼時候。杜甫《天末懷李白》：“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蘇軾《新年五首》五：“荔枝幾時熟？花頭今已繁。”

[編年]

《年譜》編年本詩於元和十二年，沒有具體說明爲十二年的何時。但由於《年譜》認爲：“九月，離興元。獨孤朗、劉猛以詩送行。”“經閬州，遊開元寺，寫白居易詩於寺壁。”《年譜》實際已經匡定元稹題寫白居易詩於開元寺的事情發生在元和十二年九月之後。《年譜新編》也認爲“秋或冬，自興元回通州……經閬州，遊開元寺，題白居易詩於壁”，因此其錯誤與《年譜》相同。《編年箋注》雖然遺忘編年，但本詩位在《漫天嶺贈僧》、《百牢關》、《嘉陵水(古時應是山頭水)》之後，《感夢(十月初二日)》之前，而《編年箋注》編年《漫天嶺贈僧》、《百牢關》、《嘉陵水(古時應是山頭水)》、《感夢(十月初二日)》四詩均採納《年譜》意見，所以實際錯誤也同《年譜》。

我們以爲本詩作於元稹自興元返回通州途經閬州之時，亦即元和十二年五月回到通州之前，與《年譜》、《編年箋注》、《年譜新編》在時間上有半年的誤差，無法苟同。

■ 遊雲臺山記^{(一)①}

據《輿地碑記目·閬州碑記》

[校記]

(一) 遊雲臺山記：本佚失之文所據《輿地碑記目·閬州碑記》，又見《蜀中廣記·名勝記》、《六藝之一錄·石刻文字》的有關文字，未見異文。

[箋注]

① 遊雲臺山記：《輿地碑記目·閬州碑記》：“元稹留題：唐元稹以諫官謫通判司馬，今達州也。曾遊雲臺山，書行記於山之鐘樓枋上。”曹學佺《蜀中廣記·名勝記》：“《碑目》云：唐元稹謫通州司馬，曾遊雲臺山，書行記于山之鐘樓枋上。”所謂的《碑目》，即《輿地碑記目》之省稱。遊：遊覽，雲遊。儲光義《洛橋送別》：“河橋送客舟，河水正安流。遠見輕橈動，遙憐故國遊。”鄭紹《遊越溪》：“溪水碧悠悠，猿聲斷客愁。漁潭逢釣楫，月浦值孤舟。”雲臺山：山名，在四川省蒼溪縣東南，接閬中縣界，一名天柱山。《太平寰宇記·綿州》：“彰明縣……靈臺山在縣北，一名天柱山，高四百丈，即漢張道陵昇仙之所。又《郡國志》云：臺山天柱崖下有一桃樹，高五丈，外皮似桃，內心似松。道陵與王長趙昇試法於此，四百餘年，桃迄今未朽，小碑記之。”《太平寰宇記·閬州》：“蒼溪縣……雲臺山一名天柱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高四百丈，上有百里，有魚池，宜五穀，無惡毒，可度災。周地圖記云：漢末張道陵在此學道，使弟子王長、趙昇投身絕壑以取仙桃，長等七試，已訖，九丹遂成，隨陵白日升天。”遊記：即《輿地碑記

目·閬州碑記》、《蜀中廣記·名勝記》、《六藝之一錄·石刻文字》中提及的“行記”，是指記述遊覽的文章。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王安石《鄞縣經遊記》：“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行記”與“行記”義同，也常常見諸於古人的文獻中。司馬光《和范景仁謝寄西遊行記二首》一：“洛川秦野鬱相望，風物山河舊帝鄉。澗底逢人問樵徑，松間繫馬宿僧房。”蘇軾《答陳師仲書》：“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

[編年]

《元稹集》未收錄，未見《年譜》、《編年箋注》、《年譜新編》收錄與編年。

元稹謫任通州司馬，曾經三次經由雲臺山：元和十年四月至六月赴任通州，同年十月北上興元看病以及元和十二年五月從興元返回通州任所。但赴任通州司馬，貶官途中元稹難有遊覽雲臺山的心情。北上興元看病，體力難支，遊覽自然難於成行。祇有元和十二年五月病體康復，才有心情也才有體力遊覽并題字或題記於“鐘樓枋上”，時間在元和十二年五月或稍前，地點在雲臺山，通州司馬元稹大病初愈，正在回歸通州途中。

◎ 得樂天書^{(一)①}

遠信入門先有淚，妻驚女哭問何如^②。尋常不省曾如此，應是江州司馬書^③。

錄自《元氏長慶集》卷二〇

[校記]

(一) 得樂天書：本詩存世各本，包括楊本、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萬首唐人絕句》諸本均無異文。

[箋注]

① 得樂天書：元稹所得白居易之書，即作於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的《與微之書》，計其通州與江州間的距離，顧及當時的交通條件，元稹收到《與微之書》，應該在五月間，正是元稹一家回歸通州之時，激動之情，不難想見。爲更好瞭解元稹當時激動的心情，節錄白居易《與微之書》：“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又曰：“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最後曰：“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卧。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② 遠信：遠方的書信、消息。元稹《哭女樊四十韻》：“解怪還家晚，長將遠信呈。”蘇軾《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跨海得遠

信，冰盤鳴玉哀。”這次的“遠信”來自江州白居易處，江州離通州有“數千里”之遙，來往又十分不便，故曰“遠信”。《舊唐書·元稹傳》：“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自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舊唐書·白居易傳》：“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其實江州與通州，雖然較遠，但“數千里”肯定是誇張的說法。更有甚者，元稹《酬樂天得稹所寄紵絲布白輕庸製成衣服以詩報之》竟然以“湓城萬里隔巴庸”來形容兩地的距離，更是誇張得離譜，但這應該是詩歌中司空見慣之事。

入門：進門。王嘉《拾遺記·後漢》：“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杜甫《草堂》：“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疏。”

先有泪：意謂還沒有來得及細讀白居易的來書，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自古道：“男兒有泪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元稹受盡政敵的打擊，備受貶地生活的磨難，但不見詩人在自己的詩歌裏面流過眼泪，但一封看似平平常常的來信，却讓元稹留下了激動的眼泪，而且是僅僅接到白居易來信還沒有來得及仔細閱讀之時，從中可見元稹對白居易友誼的深厚。如果讀者仔細詠讀白居易的來信，即使是一千多年後的我們也禁不住熱泪盈眶，何況是當事人元稹！

妻驚女哭問何如：妻子裴淑，女兒保子、兒子元荆，還有那還沒有完全懂事的女兒元樊，看到丈夫，看到父親如此熱泪滂沱，一時不明所以，以爲又有什麼不公平的待遇落到元稹頭上，以爲又有什麼不幸的災難降臨這個家庭，妻子驚慌而問，兒女們害怕而哭，但他們顯然顧不得自己，連連催問詩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展現在我們面前，是苦難家庭歷盡磨難、啼哭嬉笑的悲喜畫卷。

何如：如何，怎麼樣，用於詢問。儲光義《送周十一》：“秋風隕群木，衆草下嚴霜。復問子何如？自言之帝鄉。”孟浩然《洛中訪袁拾遺不遇》：“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北地春？”

③“尋常不省曾如此”兩句：詩人激動異常，沒有來得及回答妻兒的詢問，裴淑從丈夫既悲又喜的表情裏慢慢領悟到：平常從來沒有見過丈夫如此失態如此高興，看來祇有他最最要好的朋友而又失去聯繫快兩年的白司馬的來信，才能讓丈夫如此高興如此失態。尋常：平常，普通。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葉適《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今不過尋常文書，肯首而退爾！”不省：謂未見過。岑參《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蒼苔白骨空滿地，月與古時長相似。野花不省見行人，山鳥何曾識關吏？”杜甫《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鶩飛避暖勁翻思秋之甚渺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二：“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江州司馬：這裏指白居易，元和十年至元和十四年，白居易貶任江州司馬。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湓浦曾聞似衣帶，廬峰見說勝香爐。”元稹《聞樂天授江州司馬》：“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編年]

元稹白居易詩歌酬唱頻繁，爲何這一次白居易的來書能够使元稹如此激動？這是長久分離多年不得朋友資訊之後思念之情的自然流露。本詩應該作於元稹一家元和十二年五月回到通州之後不久，當時詩人已經有三個年頭快兩年時間沒有接到白居易的任何資訊，這首詩歌是詩人與白居易中斷聯繫之後第一次接到友人白居易作於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的《與微之書》，得知白居易對自己的思念以及白居易三年來的境況，故激動如此。

《年譜》元和十一年“詩編年”條下，引述元稹《得樂天書》之後云：“‘妻’指裴淑。此詩元和十一年五月以後作。”《年譜新編》編年本詩於元和十三年，沒有列舉理由，也沒有明確作於十三年何季何月。《編年

箋注》採用周相錄《年譜新編》意見：“據周相錄所考，此詩作於元和十二年（八一七）五月以後，元稹時在通州司馬任。”但周相錄《年譜新編》編年本詩於元和十三年，兩者是有矛盾的。楊軍《編年箋注》實際上又將本詩編年在元和十三年《寒食日》詩之前，又不是“五月之後”，楊軍的意見令人費解，讓讀者莫名其妙作了一回丈二和尚。

《年譜》的編年意見我們無法苟同。首先，元稹與裴淑結婚在元和十年年底，因為據元稹《景申秋八首》，“景申秋”亦即元和十一年的秋天元稹與裴淑已有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其次，元和十一年元稹與白居易之間斷絕了聯繫，白居易的《與微之書》、元稹的《酬樂天春寄微之》都證實了這一點。第三，本詩作於元和十二年五月元稹一家回到通州以後，與白居易斷絕了三個年頭聯繫的詩人，第一次收到白居易的來信，亦即白居易的《與微之書》，才有“遠信入門先有淚”般的激動，才有“妻驚女哭問何如”的喜劇場面。第四，白居易《與微之書》：“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兩年矣！”根據江州與通州之間的距離，根據當時的通信條件，江州白居易“四月十日”寄出的“書”，通州的元稹大約於五月間收到。其時，也正好是元稹一家“五月歸巴地”的時候。如果按照《年譜》的說法：其一，本詩作於元和十一年五月；其二，元稹元和十一年“夏，復患瘧疾”；其三，白居易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的《東南行一百韻》詩云：“去夏微之瘧。”後面白居易自注：“去年聞元九瘧瘧，書去竟未報。”其四，《得樂天書》編年：“此詩元和十一年五月以後作。”以上四條材料均是《年譜》所引，分列在《年譜》各處，現在把它們放在一起，讀者是不是也感到《年譜》的說法自相矛盾，更難以自圓？

《編年箋注》、《年譜新編》編年元和十三年同樣沒有任何道理。《年譜新編》沒有列舉理由，《編年箋注》祇是附和，也沒有列舉理由。白居易作於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的《與微之書》有力地駁斥了“元和十三年”說。而且元和十二年元稹一家“五月歸巴地”，已經與白居

易恢復了聯繫，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如何到十三年元稹收到白居易詩篇，還有如此激動的表現？

順便說一句，《編年箋注》的“據周相錄所考，此詩作於元和十二年（八一七）五月以後，元稹時在通州司馬任”，周相錄先生自己的結論是“元和十三年”，編年結論全然不同，如何是“據周相錄所考”？這裏的“周相錄”究竟應該是誰？筆者發表於《蘇州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的《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有專節《元白通江唱和概述》論述元稹白居易的通江唱和，其中第十三條：“稹五月返歸通州後，接白氏四月十日寄自江州的《與微之書》，驚喜異常，有《得樂天書》紀其實，抒其情。”蘇州大學與楊軍先生工作的大學同在一地，拙稿發表的時間又在楊軍先生大著《編年箋注》出版的十年之前，對專門研究元稹的楊軍先生來說，想來不會不看到，或者說不應該不看到。本人後來又在其他文章裏反反覆復論述過這一點，不知楊軍先生為何視而不見？楊軍先生為何故意將某甲的成果說成某乙的成果？是不是因個人喜好而可以隨意改寫已經客觀存在的事實？嚴肅的學術研究好像不應該如此上下其手吧！我們還要多說一句，既然要抄別人的成果，那必須看清楚再抄，抄全面了，不要抄一半，丟一半。

◎ 酬樂天書後三韻^①

今日廬峰霞繞寺，昔時鸞殿鳳迴書^②。兩封相去八年後^①，一種俱云五夜初^③。漸覺此生都是夢，不能將淚滴雙魚^④。

錄自《元氏長慶集》卷二〇

[校記]

(一) 兩封相去八年後：蘭雪堂本、叢刊本、《全詩》同，楊本作“兩科相去八年後”，語義不符元稹白居易生平，不從不改。

[箋注]

① 酬樂天書後三韻：白居易原唱為《山中與元九書因題書後》：“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后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晚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白居易的原唱，又見於白居易《與微之書》之中。請讀者注意：元稹酬和白居易的詩篇，特別是中後期，一般都是次韻酬和，絕少例外，而本篇確確實實是一個例外。書後：文體之一，寫在他人著作後面，對他人著作有所說明或評論。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一文之後，有所題記，後人稱曰書後，亦或曰跋，則後序之變……跋與書後近似，然頗有別，大抵書後者意必抽於前文，事必引於原著。”如宋代蘇軾有《書〈曹孟德傳〉後》，為其濫觴。清人葉廷琯《鷗波漁話·清華園圖記》：“余以王君韞齋已有圖記在前，乃為書後云。”

② 今日：本日，今天。包佶《歲日作》：“更勞今日春風至，枯樹無枝可寄花。覽鏡唯看飄亂髮，臨風誰為駐浮槎？”杜甫《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這裏指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見白居易《與微之書》。廬峰：即廬山，山名，在江西省九江市南，聳立於鄱陽湖、長江之濱，又名匡山、匡廬，相傳周代有匡姓七兄弟結廬隱居於此，故名。有漢陽、香爐、五老諸峰聳峙，三面臨水，江湖水氣鬱結。山多巉巖、峭壁、清泉、飛瀑之勝，著名勝迹有白鹿洞、仙人洞、三疊泉、含鄱口等。廬山上寺院較多，最為著名的有東林寺、西林寺等。廬山雖然不是很高，但時常雲霧繚繞，故言“霞繞寺”。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江州司馬平安否？